

第一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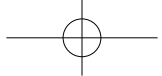
# 蠟條

Láh-tiâu



朗讀QRcode





掙窗祛著一粒來貼 (lai51 tah3 / ライター / lighter)。

伊用大頭拇去掰火刀，圓輾輾，粗粝粝，繼來戛落去，走一條火舌出來，袂輸豆菜。

掙窗笑矣，恁歡笑，感覺蓋好耍。

伊閣戛一改，共火舌看予斟酌，外箍黃錦錦，心是紺色的，彼款紺，比透早日頭猶覘佇山後壁面的彼款紺，閣較神祕。

火燒傷久，火刀燒燙燙，掙窗去予悟著，捫掉。

隨跔佇咧塗跔揣，伊共來貼祛起來，加發現一支蠟條，就共拈起來。

勻仔掰蠟條的塊埃，掙窗勻仔想講：頂改風颯颯，阿媽允準個飼的狗「阿不哩」入厝內閃風覘雨，耍甲當歡喜，「擗」一聲，失電矣！阿媽跛手真扭掠，隨共蠟條點予著。彼暗，掙窗記甲一清二楚，雖罔外口副風雄雨，雖罔暗頓干焦清糜配罐頭，阿媽的面容是遐爾仔慈祥——想起囡仔時分予人做新婦仔的悲傷往事，目屎涌涌滴，蠟條綴咧四淋垂，這間破漚的低厝仔，罕得有溫柔的光來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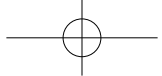
惹神倒轉來，掙窗頭幌幌咧。這改，伊共蠟條點予著，擗橫橫，予油一點一點滴落飯桌仔，隨後，共蠟條的尻川黏上去，祀甲穩觸觸。

掙窗笑矣！笑甲喙角離獅獅！伊發現，蠟條的火和來貼的真成，攏是長株圓、黃箍、紺心，干焦加一條烏焦的線。

會記得老師講過，蠟條的芯是用綿紗絞的，油恬恬仔吸，火就勻勻仔燒。

目睷微微，掙窗想欲共油行佇蠟條芯的彼款無閒看現現。

無！無！伊啥物攏無看著，掙窗想欲共相予真——喔？火舌爍一下，燒一个破空出來，愈來愈大空，展開一幅曠闊的景緻，有懸山，有



大海，有繁華的都市。

歇熱就欲到尾矣，掙窗「所有」的同學攏去外縣市迢迢過矣：有人去台北逛百貨公司，坐捷運淡水線，有人去墾丁耍水，抑是掠過台灣尾去後山佾原住民學文化。掙窗上大的向望，是去遊樂園食冰淇淋，坐刺激的雲霄飛車。

掙窗猶未出世老爸就死矣，媽媽佇外位食頭路趁錢，共伊擲跔庄跤，久久仔才轉來一改。規个歇熱，掙窗就是守佇咧阿無庄，佾阿媽相對看，掠虱母相咬，一步攏無踏出去。

悲哀啊悲哀，見若吵欲出去耍，就會去予阿媽修理，罵講：「你這個猴死囡仔毋來共我鬥相共閣想欲出去迢迢你無想講咱遮爾散遮爾可憐強欲予鬼掠去喔……。」

見若聽著百句連，掙窗隨共耳空掩起來，按呢，規个熱天吵甲強欲死的吱蟬就聽袂著矣。

想著今年的歇熱，伊佻位攏無去，掙窗就厭氣，蠟條火煞化去，賸一條烏煙若鉛筆的芯，寫甲歪膏擱斜。

掙窗共蠟條點予著，隨歎予化，點著、歎化、點著、歎化、點著、歎化……。

「無聊甲欲死啦！」伊共來貼掉，擊著日誌，「擗」一聲。

彼个聲音拍醒掙窗，予伊躡跤、伸手，共一張日誌紙裂落來。

日誌紙薄縹絲，掙窗寬寬仔提去火舌頂頭，紙隨燒起來，聲音窸窣窸窣，敢若放火燒田……無倂久，全變做焮。

無夠氣，掙窗嫌無夠氣，閣驚去予阿媽搜著，變窳共日誌規个掀起來，按年尾開始裂，一張一張捏做規丸，佇飯桌仔頂排甲若棋子——同時，耳仔敢若聽著老師的教示：「火是不止仔危險的物件，毋通濫糝，

若失覺察會火燒厝，代誌就大條矣。」

挽窗共火吓予化。

規个厝內暗趁趁。

這時，室內賸一葩蠟條光，挽窗面近倚，目睷瞞起來，下願，願離開這個無聊無伴阿無庄，去遊樂園食冰淇淋，坐雲霄飛車，飛上天。

一葩無夠光，挽窗憑頭共日誌紙球點火，第一丸、第二丸、第三丸……十幾丸紙燒甲光焯焯，日誌紙成做火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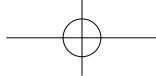
阿不哩大聲吼，吼甲欲起瘡。

忽然間有風剛入來，共紙球搨落去塗跔，輾對油膩膩的報紙遐去，火煞旺旺燒：

代誌大條矣！挽窗欲救火嘛無法度！

袂輸火鳥放出籠！化做鳳凰飛上天！





華文翻譯

## 第一集 蠟燭

掙窗檢到一枚打火機。

他用大姆指去撥弄打火輪，圓滾滾的，頗為粗糙，接著大力點下去，跑出一條火舌，好似豆芽菜。

掙窗笑了，傻傻的笑，覺得真有趣。

他再點一次，將火舌看個仔細，外圈黃澄澄，中心是藍色的，那種藍，比大清早太陽仍躲在山後頭的那種藍，還要神祕。

火燒太久了，打火輪發熱，掙窗被燙到，甩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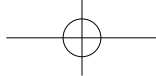
隨即蹲在地上尋找，他將打火機拾起，意外發現蠟燭，用手指拈起。

邊撥開蠟燭的灰塵，掙窗邊想說：上次颱風夜，奶奶特許讓他們養的狗「阿不哩」進屋內躲風避雨，玩得正高興，「啪」一聲，停電了！奶奶動作真俐落，隨即將蠟燭點燃。那晚，掙窗記得清清楚楚，雖然外頭風狂雨驟，雖然晚餐只有清粥搭配罐頭，奶奶的表情是那麼的慈祥——想起小時候被送去當童養媳的悲傷往事，眼淚滴個不停，蠟燭也跟著涕泗縱橫，這間破舊的矮房子，難得有溫暖的光照亮。

回過神來，掙窗頭轉啊轉。這次，他將蠟燭點燃，橫著拿，讓油一點一點滴落餐桌，之後，將蠟燭的屁股黏上，穩穩立著。

掙窗笑了！笑得闔不攏嘴！他發現，燭火跟打火機的火很類似，都是橢圓形、黃圈、藍心，只多了一條黑焦的線。

記得老師說過，蠟燭的芯是用棉紗來捲的，油靜靜的吸，火就慢慢的燒。



眯起眼睛，掙窗想要將油在燭芯運行的忙碌樣態看個清楚。

沒！沒！他什麼都沒看到，掙窗想要看得更仔細——喔？火舌閃爍，燒出一個破洞，越來越大個，展開一幅廣闊的風景，有高山，有大海，有繁華的都市。

暑假快要結束了，掙窗「所有」的同學都去外縣市玩回來了：有人去台北逛百貨公司，坐捷運淡水線，有人去墾丁玩水，或是繞過台灣尾到東部去跟原住民學文化。掙窗最大的願望，就是去遊樂園吃冰淇淋，搭刺激的雲霄飛車。

掙窗還沒出生爸爸就死了，媽媽在外地工作賺錢，把他丟在鄉下，久久才回來一次。整個暑假，掙窗就只是待在阿無庄，跟奶奶一翻兩瞪眼，無聊得要死，一步都未曾踏出去。

悲哀啊悲哀，每次吵著要出去玩，就會被奶奶修理，罵說：「你這個調皮蛋不來幫忙還想要出去玩你不想想我們這麼窮這麼可憐要給鬼捉去啦……。」

一聽見連珠炮，掙窗就會自動把耳朵塞起來，這樣，整個夏天吵得要死的蟬叫聲就聽不到了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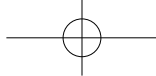
想到今年暑假，他哪兒也沒去，掙窗就滿肚子火，燭火竟熄滅了，剩一條鉛筆芯般的黑煙，寫得歪七扭八。

掙窗將蠟燭點燃，隨即吹熄，點著、吹熄、點著、吹熄、點著、吹熄……。

「無聊得要死啦！」他將打火機丟掉，擊中日曆，「啪」一聲。

那聲音打醒掙窗，讓他踮腳、伸手，撕下一張日曆紙。

日曆紙相當薄脆，掙窗小心翼翼拿到火舌上頭，紙隨即燃燒，聲音窸窣窸窣，猶如放火焚田……才一會兒，全化作灰燼。



不過癮，掙窗嫌不夠過癮，又怕被奶奶發現，腦筋轉個彎就將日曆紙整個掀起來，從年末開始撕，一張一張捏成團，棋子般在桌面排列——同時，耳朵彷彿聽到老師的訓誡：「火是很危險的東西，不可亂來，不小心恐怕會引發火災，事情就嚴重了！」

掙窗吐口水來滅火。

整間房子陷入黑暗。

這時，室內只剩下一盞燭光，掙窗臉靠近，閉起眼睛來，許願，願離開這個無聊無伴的阿無庄，去遊樂園吃冰淇淋，搭雲霄飛車，飛上天。

光一盞亮度不夠，掙窗依序將日曆球點燃，第一團、第二團、第三團……十幾團紙燒得火紅光亮，日曆紙變成火海。

阿不哩狂吼，瘋狂吼叫。

忽然間有風刮進來，將火球吹落地面，滾到油膩的報紙旁，點燃熊熊大火：

**事情嚴重了！掙窗想打火也無能為力！**

**就像火鳥放出籠子，化做飛天的鳳凰！**